



圖1 西漢水上游秦文化與寺窪文化遺址分佈圖 楊子瑢重繪

# 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的關係

梁雲

早期秦文化指西周至春秋早期的秦文化，與之同時的西戎文化在考古學上是寺窪文化。後者主要分佈在前者的週邊，在局部地區二者有交錯。在西漢水上游兩種文化交錯分佈，緊張對抗。牛頭河流域則屬於寺窪文化的空白區，在那裡秦文化得以從容發展，與周鄰的西戎和平共處。秦建國前後大舉伐戎，迫使寺窪文化西退南下，並吸收了該文化部分人群。

秦人本是東方民族，大約在西周穆王時西遷隴右（註二），此後逐步發展壯大。早期秦文化指西周至春秋早期的秦文化，或者說公元前六七七年秦德公居雍以前的秦文化，為該文化的濫觴期和發展期。在這個時期，秦與西戎的關係是秦人發展史上的重要內容。

西戎是對中國古代西北少數民族的總稱或泛稱，主要分佈在子午嶺以西的陝、甘、寧、青地區，涉及的種

姓繁多，包括商周時的氐羌、姜戎、犬戎，東周時的陸渾戎、義渠戎等。這些民族的來源並不單一，體質特徵不盡相同，但由於所處地域臨近，經濟生態相似，文化上總有或多或少的共性。考古發現的西戎文化，主要有夏代的齊家文化，商代西周時的寺窪、辛店、卡約文化，以及在甘、寧、陝北等地發現的東周時期西戎墓地等。

早期秦文化主要分佈在甘肅東

部和關中西部。其中隴山以西的遺址點，又可分成兩個片區，一是位於天水地區的清水、張家川、秦安、甘谷、武山等縣，基本沿渭河上游的幹流或支流分佈，如清水李崖遺址、天水董家坪遺址、甘谷毛家坪遺址。二是位於隴南地區的禮縣、西和縣，基本沿西漢水上游的幹流或支流分佈，如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圓頂山遺址、西山坪遺址。隴山以東的遺址點，以汧河、渭河交匯處為中心，旁及汧

河、涇河上游。如寶雞陳家崖遺址、太公廟遺址群、隴縣邊家莊墓地、長武碾子坡遺址、靈台洞山墓地等。上述遺址中，李崖可能是秦祖非子的封邑，大堡子山應是秦憲公所居「西新邑」，陳家崖可能是秦文公所營「汧渭之會」。（註三）太公廟是秦都平陽之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最近在漢中市也發現了早期秦文化的遺存。二〇一五年在龍崗寺遺址發掘的兩個灰坑中，拼對出幾件深腹癟襠鬲，鬲口平折沿，沿面有凹弦紋，肩微鼓，癟襠上部帶橫鑿，襠、足飾細繩紋。（註四）這種鬲在甘谷毛家坪、禮縣西山坪的灰坑出土過，是西周晚期秦文化居址的典型器物，即「秦式深腹鬲」。在龍崗寺遺址還發掘了一批東西向的屈肢葬墓，墓主為頭向西的跪屈特甚葬式，雖然沒有隨葬品，但葬式與秦人一致。以前在漢中也曾發掘到零星的秦墓，如城固寶山一號墓，墓主為頭向西的屈肢葬，隨葬圓底陶釜與石圭（註四），特點與商代寶山文化墓葬迥異，屬春秋秦墓。因此，龍崗寺的這批墓也應是周代秦墓。當時秦人從甘





圖2 大堡子山遺址地形 作者提供

肅禮縣沿西漢水南下至略陽縣，再循漢水上游支流進入漢中盆地；或者從寶雞沿褒斜道進入漢中，都是輕而易舉的事。

由此可見，早期秦文化的分佈北至靈台、長武，西至甘谷、禮縣，南至漢中，東至岐山。

商代西周時期，甘肅東部的西戎文化主要是寺窪文化。該文化的分佈西達洮河流域，北至甘、寧交界處，東達子午嶺西側，南至隴南地區的白龍江流域，基本上位於早期秦文化的周邊，當然在局部地區二者有交錯。一般認為洮河中游的寺窪文化年代較早，臨洮寺窪山墓葬共出有辛店文化姬家川類型的彩陶罐，年代在商代中前期。而近年在陳旗磨溝發掘的寺窪文化墓葬，年代甚至可早到商代前期。到商代晚期，該文化自西向東逐步擴散，進入西漢水流域及渭河上游；並翻越隴山，進入涇河上游。莊浪徐家碾的寺窪墓葬年代上限被認為在古公亶父遷岐前後，即殷墟三期。西河欄橋的陶器與徐家碾類似，屬於同一類型，年代亦應相當。合水九站的寺窪墓被分為三期：即殷墟四期、

商末周初、西周中晚期。平涼安國鎮的寺窪遺存也被認為屬於該文化的晚期遺存。可見隴山西側的寺窪遺存較東側的略早。

目前寺窪文化遺址分佈比較密集的地區，一是臨洮縣城以南的洮河中游，發掘的有寺窪山、陳旗磨溝、大族坪等遺址。二是西漢水上游及白龍江流域，發掘的有西河縣欄橋遺址。三是葫蘆河上游、莊浪縣水洛河一帶，經發掘的有柳家村、徐家碾遺址。平涼、慶陽地區遺址點的分佈尚不清楚，但發掘了合水九站遺址。

在周、秦文化先後抵達隴右之前，寺窪文化為當地土著。周人勢力大規模進入隴山西側可能在西周初年；秦人進入隴右的時間又較周人晚了近百年。大約在西周穆王時秦人西遷至甘肅禮縣的犬丘，即《秦本紀》中的「大駱犬丘地」。非子為周孝王養馬受到賞識，孝王打算立他為大駱之嫡，遭申侯反對，遂改封他于「秦」，「號曰秦嬴」。由此隴右的秦人分成「犬丘」（禮縣）和「秦」（清水）兩支，前者為嫡系，後者為旁枝。

這兩支秦人所面對的當地土著勢力——寺窪文化的情況截然不同。禮縣所在的西漢水上游屬寺窪文化固有地盤，其勢力根深蒂固。二〇〇四年在那裡調查發現了二十六處寺窪文化遺址點，其中不乏面積在三十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遺址，主要位於漾水與西漢水交匯處以西、以南，在東北的紅河流域也有分佈。同時期周秦文化的遺址有三十三處，其中「六八圖——費家莊」、「大堡子山——趙坪」、「西山——石溝坪」三個遺址群，可說是秦文化的三個活動中心。（圖一）

在禮縣兩類文化的遺址既犬牙交錯，又相互對峙。就西漢水川道而言，「大堡子山——趙坪」以東皆為秦文化遺址（圖二），「雷神廟——石溝坪」以南基本上是寺窪文化遺址，二者之間，兩類文化的遺址交錯分佈，屬於拉鋸爭奪的地段。

在秦文化中心聚落的附近，往往就有寺窪文化遺址。如在大堡子山遺址對岸、蒙張遺址之西的山腳遺址，發現有寺窪文化的灰坑和墓葬。有些秦文化遺址本身還包含寺窪文化的遺存，比如禮縣縣城西側的西山坪遺

址，發現有城牆、夯土台基、高等級貴族墓，性質可能是西周時期秦人的軍事要塞；但在城外西北部及南部採集到大量的寺窪文化遺物，有馬鞍形口罐、簋形豆、侈口罐等。兩類文化在空間上的緊張關係可見一斑。

秦與西戎的遺址在禮縣「紮堆」分佈，固然由於「外來戶」與本地人先天不容，更重要的原因是對當地食鹽資源的爭奪。禮縣鹽官鎮生產食鹽的歷史根據西安相家巷秦封泥的「西鹽」（註五），至少可以追溯到秦代，到商周時也大有可能。食鹽乃人類不可或缺的资源，古今同理。關中不產鹽，這裡便成為隴山以西重要的食鹽供應地。各種史前文化會聚于斯，商周時期各種勢力進入那裡，以及後來秦文化的興起，與食鹽資源都有莫大的關係。

文獻記載禮縣一帶西戎勢力很大，與秦文化反復角力，壓而不倒，打而不散。秦與西戎在那裡的較量也異常慘烈。周厲王十一年，西戎滅大駱犬丘之族。周宣王三年，秦仲奮起伐戎，最後死於戎難。秦仲伐戎是為光復宗邑故都，所伐之戎應在西漢水流域。這個過程持續了很長時間，莊公居西犬丘時局勢也沒有完全穩定下來，襄公之兄世父還曾被戎人擄去。直到襄公被封為諸侯，秦人才實現了對隴右的完全控制。

相比之下，清水這支秦人要幸運

得多。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八年間，我們對牛頭河流域進行了系統調查，出乎意料的是，沒有採集到一塊寺窪文化的陶片。（註六）不排除以後在該地發現寺窪文化遺址的可能，但即便有所發現，其數量和分佈也一定很有限。牛頭河流域之北、之東、之南都有寺窪文化遺址點，惟其本身經過系統調查未見一處，這個現象頗引人注意。就目前材料而言，該流域似乎是寺窪文化分佈的空白區，或者說勢力薄弱區，使初來這裡的秦人擁有了起碼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牛頭河發源於隴山西南麓，循河谷往東植被茂密、林場遍佈、水草豐美，為擅長養馬的非子及其族人提供了天然的優良牧場，而牧馬業在古代向來都是軍政大事，馬匹也是重要的戰略資源。清水與關中毗鄰，南北走向的隴山並不能阻隔二者之間的交通，其間有多條孔道可供人員往來。這裡的秦人與周王朝的聯繫更加緊密，也更方便獲得後者的援助。諸般有利條件使清水這一支秦人迅速發展起來，《詩·秦風》讚美秦仲車馬禮樂之盛，表明他們的文明化程度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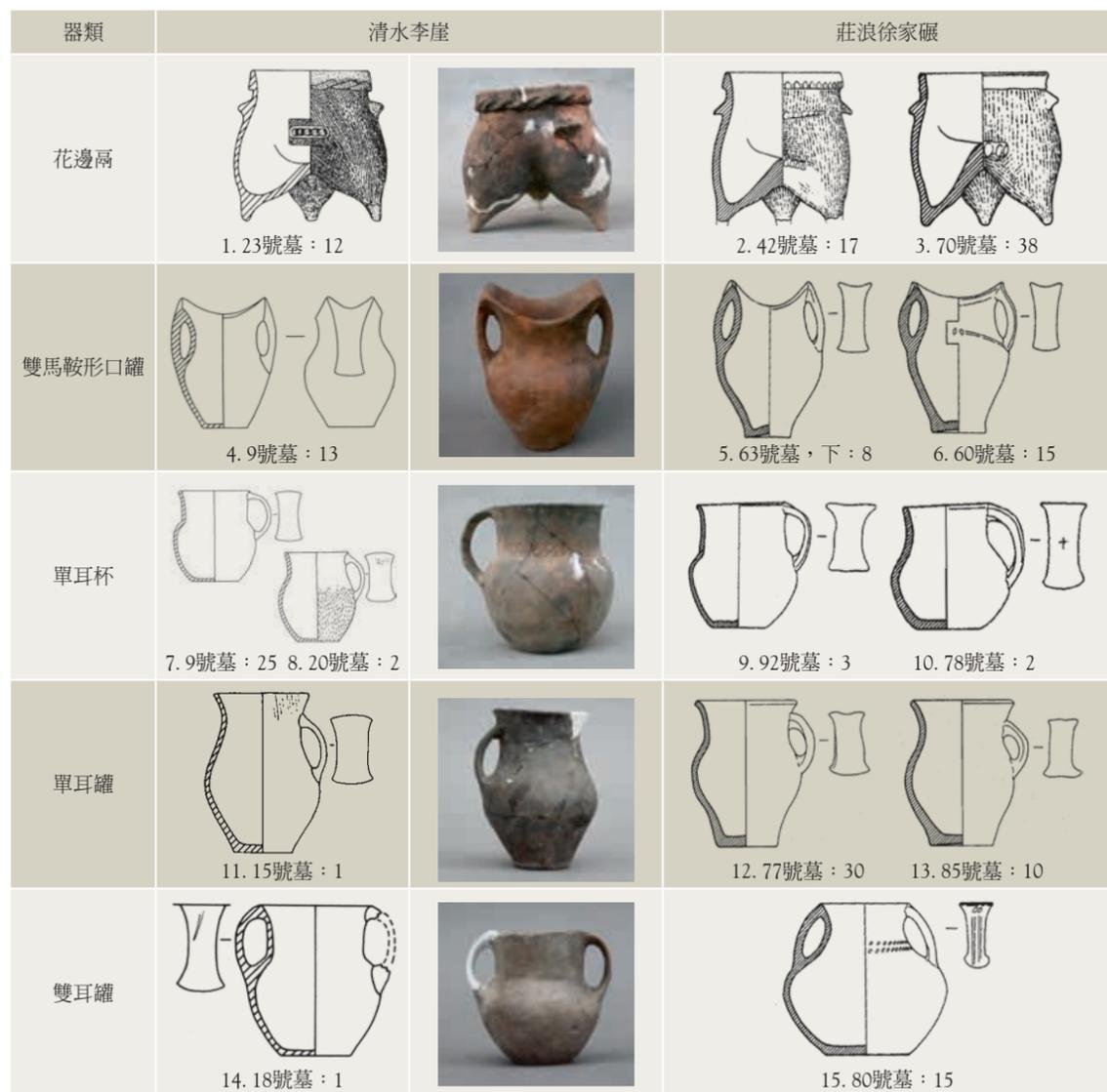


圖6 清水李崖與莊浪徐家碾遺址寺窪文化陶器比較

李崖的四座寺窪文化墓葬與秦文化墓葬交錯分佈，沒有自己成片的墓地或墓區，表明這類墓的主人在遺址中不具有獨立性。雖然依據陶器將這四墓歸入寺窪文化，但它在墓型、殉牲、棺槨等方面，與遺址的秦文化墓葬完全一致，卻與莊浪、慶陽等地的寺窪文化墓葬大不相同。如均為窄長型墓坑，墓坑的長寬比為二·一一至三·一三；均有腰坑，且坑內殉狗；均為西向墓，且為西偏北。葬俗濃縮了一個民族特定的喪葬觀念，這類墓在葬俗上與秦墓完全一致，說明其墓主已經認同了秦人的喪葬觀念。維繫一個族群最重要的紐帶是共同的

西周墓包括十五座秦文化墓葬和四座寺窪文化墓葬。前者偶爾會共出一至二件寺窪文化陶器，如九號墓、十七號墓、二十號墓和二二號墓，器類有花邊口沿分槽袋足鬲（圖五·1）、馬鞍形口罐（圖五·4）、單耳杯（圖五·7、8）、單或雙耳罐。後

經相當高了。秦仲殞身後，莊公依靠周宣王給予的七千兵馬，終於伐破西戎，收復西犬丘故地，號「西垂大夫」，成為周王室在隴右的軍事代表。

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八年在牛頭河流域發現了三十四處周代秦文化遺址（圖三），集中分佈在牛頭河幹流中游兩岸，其次在後川河黃門鎮段；再靠北的張家川縣城附近，已屬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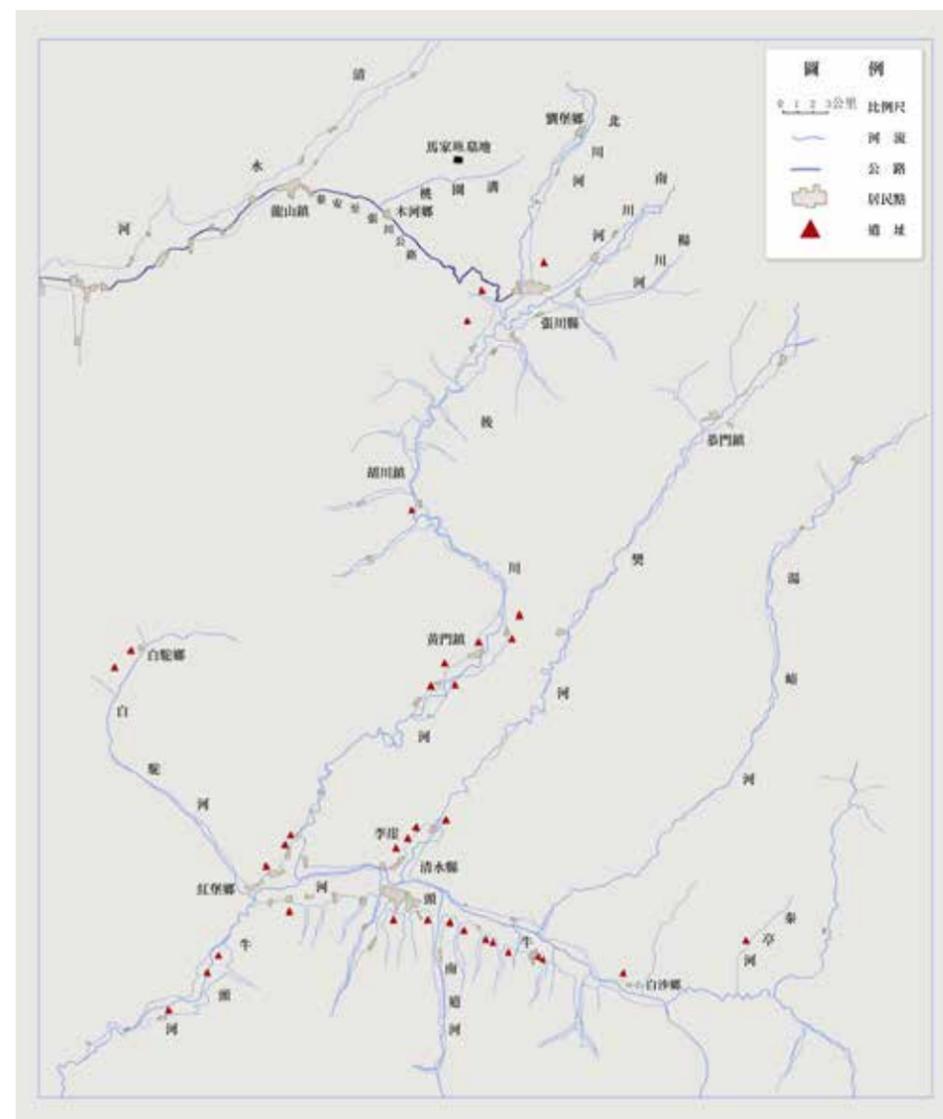


圖3 牛頭河流域秦文化遺址分佈圖 楊子瑛重繪

勢力的邊緣地帶。這些遺址中，清水縣城北側的李崖遺址面積最大，超過百萬平方公尺，顯然是中心聚落（圖四）；在那發掘了十九座西周墓，四十餘個西周灰坑，及一座北魏至隋唐時期的清水郡城。（註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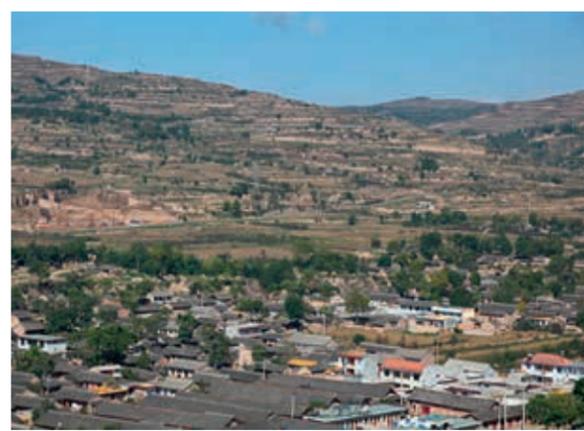


圖4 清水縣李崖遺址 作者提供

歷史傳統和文化觀念，如果有外來者放棄了原先的身分識別標誌，完全接受本族的習俗及文化觀念，那麼他就成爲本族人了；他自己以及身邊的人都會這麼看。相比之下，使用何種器物在身分識別上的意義要小的多。從這個角度說這類墓的墓主爲秦人亦可，至少他們已經完全融入了秦人共同體；雖然其族源可能是莊浪的寺窪文化人群。

李崖十八號墓與二一號墓南北並列，相距不過五公尺，兩墓尺寸相當，葬式葬俗相同，均有「亞」形槨，應爲「對子墓」。經人骨鑒定，十八號墓屬男性，二一號墓屬女性。

「對子墓」一般反映了夫婦並穴合葬的關係。或許說明當時的秦人與寺窪文化的人群之間存在通婚關係。

總之，李崖遺址及其所在地區考古材料反映出來的秦、戎關係，給一種和平共處、睦鄰友好、互通有無、甚至婚姻往來的印象。禮縣所在西漢水上游的秦、戎關係，卻給人一種緊張對抗、激烈爭鋒、你死我活的印象。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禮縣本來屬於西戎的地盤，

如長武碾子坡先周晚期墓葬、寶雞高家村劉家文化墓葬、寶雞石鼓山西周早期墓與合水九站寺窪文化墓葬。莊浪徐家碾寺窪文化墓葬中還有腳龜殉人。秦墓掏挖壁龕之風顯然受到了寺窪文化的影響。

寺窪文化人群的體質特徵，合水九站和莊浪徐家碾墓葬的人骨經檢測比較一致（註九），都與現代蒙古人種的南亞類型最爲接近，與東亞類型也有密切聯繫。

秦人的體質特徵，各地檢測結果不完全一致。（註十）禮縣西山秦墓年代爲西周晚期至戰國，體質上與南亞類型最爲接近，其次爲東亞類型。甘谷毛家坪溝東墓地的年代屬春秋戰國，體質上主要與東亞類型相似。鳳翔孫家南頭墓地年代爲春秋時期，體質上與東亞類型最接近，其次爲南亞類型。關中地區的戰國秦墓，如臨潼新豐、灣李、零口村，都是首先與東亞類型接近。似乎隨著年代從早到晚、地理位置從西向東，秦人體質特徵上與南亞類型的相似度在降低，與東亞類型的相似度在升高。

位於秦文化發祥地禮縣的西山秦

秦人作爲外來者介入，爭奪生存空間，勢必引起強烈反彈；清水卻屬於西戎文化的空白區，秦人進入那裡可以從容發展，與周邊建立平和穩定的外交關係。

自西戎滅犬丘大略之族、殺秦仲，秦與戎就此結仇，勢同水火，攻伐不休。西周末年，西夷犬戎攻殺幽王，秦襄公送平王東遷，得以立國。平王云：「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於是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秦本紀》）戰爭成爲秦、戎關係的主旋律，秦人的劍因西戎這塊礪石而越磨越鋒利。

寺窪文化的年代下限，有學者認爲已進入春秋早期，但還缺乏相應物證。禮縣大堡子山城址的始建和繁榮期都在春秋早期，但在該遺址未見寺窪文化遺物。可見進入春秋早期以後，該文化很快消失了。寺窪文化的族屬是西戎或犬戎；西戎、犬戎滅周，正值其聲勢最盛之時，進入春秋卻急轉直下，在原住地銷聲匿跡了，考古學上難覓蹤跡，原因何在？

墓的體質特徵與寺窪文化的接近，能否就可以說秦人本是西戎的一支？或者說爲秦人「西來說」提供了證據？當然不能。因爲該墓地的西周墓僅四座，其餘三十一座爲東周墓，且等級較低，檢測結果不能代表嬴秦宗族。最能代表嬴秦宗族的是西周中期的清水李崖墓地，可惜該墓地的顛骨尚未做檢測，情況不明。該墓地隨葬品、葬俗有濃厚的殷商遺風，表明其人群

這應與秦建國後大舉掃蕩諸戎有關。一方面整合隴右故地，另一方面東進關中，秦伐戎、滅戎、逐戎，外合匡扶周室之大義，內應領土擴張之需求，故而進展迅速，即便沒有達到「日開國百里」的程度，也蔚然可觀。在這種形勢下，寺窪文化人群向西、向南大規模遷徙。其中向南沿橫斷山脈東緣，進入川西北，是主要的遷徙路線。在岷江上游理縣、茂縣戰國末年至漢初的石板墓中經常可見到馬鞍形口罐和雙耳罐，是氏族再遷的遺存，與寺窪文化有淵源關係。（註八）當然，肯定還有一部分被打散、吸收、同化到秦人共同體之中。

戰爭必定帶來文化交流。在早期秦文化的構成中，屈肢葬、金器、鐵器、動物紋樣、銅鍍和短劍的使用、墓葬的壁龕與圍墓溝，都可能來自西戎。尤其是貴族墓葬的壁龕習俗，直接來源於隴山兩側的羌戎文化。秦士大夫級別的貴族墓絕大多數在墓壁上掏挖壁龕，龕內殉人現象很突出。商墓很少帶壁龕，周墓亦罕見壁龕。商周時期，隴山東西兩側的羌戎文化墓葬流行壁龕，主要在龕內放置隨葬品，

來自東方，其體質特徵可能如殷墟人骨——與現代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最爲接近。西山的材料恰好反映了秦人西遷隴右後人口結構的複雜化、原寺窪文化的居民融入到秦人中的情況。至於春秋以後關中地區秦墓人骨與東亞類型相似度的提高，是秦人東進關中後，大量吸收、融合當地居民的結果。

作者爲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

## 註釋

1. 梁雲，〈論秦西遷及甘肅東部秦文化的年代〉，《北京大學考古學研究所通訊》總第九期，二〇一〇。
2. 梁雲，〈非子封邑的考古學探索〉，《中國歷史文物》二〇一〇年第三期；《西新報》二〇一〇年第三期；《中國歷史文物》二〇〇七年第六期；《鄜時、陳寶祠與汧渭之會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刊總壹輯》，三秦出版社，二〇一〇。
3.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中國史前考古龍崗論壇」在漢中召開，出土標本展覽所見。
4.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一九九八年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
5. 周曉路、路東之，〈秦代封泥的重大發現——夢齋藏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6.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牛頭河流域考古調查〉，《中國歷史文物》二〇一〇年第三期。
7.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甘肅清水李崖遺址〉，《二〇一一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二〇一〇。
8. 董恩正，〈近年來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戰國秦漢時代的考古發現及其研究〉，《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第四期；俞偉超，〈關於「卡約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認識〉，《先秦兩漢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
9. 朱泓，〈合水九站青銅時代顛骨的人種學分析〉，《考古與文物》一九九二年第二期；王明輝，〈甘肅莊浪徐家碾寺窪文化人骨研究〉，《徐家碾寺窪文化墓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六。
10. 陳靚，〈甘肅東部及陝西西部西周至春秋時期秦人的人種類型與食譜研究〉，《中國邊疆考古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二〇〇五；洪秀媛，〈甘谷毛家坪溝東墓群出土人骨的研究〉，《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二〇一四；陳靚、田亞岐，〈陝西鳳翔孫家南頭秦墓人骨的種系研究〉，《西部考古》第三輯，二〇〇九。